

張照書風初探

陳韻如

前言

張照（一六九一—一七四五）江蘇婁縣人（今上海松江），號得天居士、晴嵐，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十九歲即為進士並被選

為庶吉士，又在學館內學習三年成為「散館」，而被授予七品的「檢討」官職，並在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入直南書房，任官時間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註一）張照的書

法成就，曾得到乾隆帝贊語：「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跡，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張照多



圖一 蔣廷錫《畫放漢千葉蓮》（1722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之心普物而發
而達其情其心
何惟虛而已矣
胡不虛己以受
受此中五
終身猶懼有
過告我
則我相
斯轉
己尔
雨集
彼
川既
虛而
虛復
實

才多藝，不僅擅長書法，對於音律也有深厚涵養，因此深得康、雍、乾三位清代帝王的倚重。可說是清代乾隆初年之前，影響宮廷書風演變的重要詞臣書家。

從書法史的角度看，張照與清代前期的帖學發展關係密切，他遍臨古帖數百種，並有《天瓶齋帖》存世。雖然目前對於張照書風的理解，一般多將之視為董其昌書風的延續，但因加上對於顏書、米書的臨寫，其特色則多被評為「氣魄雄渾」。透過張照的書風表現，可見康熙朝以來董其昌書風影響的變化歷程，特別得以觀察在當時的崇董風潮中，張照如何注入直接摹古的熱情。此外，由帝王與詞臣間的互動角度看，由於乾隆帝對張照書法作品的偏愛，此一獨特的互動關係，甚至在張照辭世後持續未減。

本文將介紹張照生平經歷，指出他如何透過親祖收藏而有「直接摹古」的契機，嘗試區別張照的學書階段。並

處理乾隆帝對於張照書風的意見，以及其對張照作品的收藏態度，或可為理解清代前期詞臣書風之參考。

張照生平

張照生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父親張彙（？—一七四四）曾獻義田而受到封賞。（註二）張照的母親為另一位清代書家、鑒藏家王鴻緒（一六四五—一七二三）的姊妹，正是此一姻親關連，張照在十一、二歲時，父親就交予王鴻緒書蹟，作為張照書學入門模範。（註三）

張照十九歲即為進士與其家學淵源有關。根據張照《自書告身恭紀》張照的父親張彙早年曾任郎官職，後回籍養病，因管理家族義莊事業而獲雍正帝賜封；此外乾隆帝亦曾讚揚其父：「義方有素，訓子成名」。其舅父王鴻緒也是名書法家，以董其昌書風為長，並有豐富書畫收藏，著有《橫雲山人全集》。

成為進士的隔年康熙五十

年（一七一—），張照娶得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四）長孫女。（見《天瓶齋書畫題跋》）當時高士奇已經過世，所有的家藏應有一部份是在其子高輿（卒於一七二三以後）手中，但如《董其昌楷書千文》、《米元章書杜少陵詩》、《柳公權度人經》等，都曾因是張照妻子的嫁妝而為張照所藏。（註四）

對於張照的書學歷程來說，這是得見古人真蹟的開端。成為進士後四年，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張照獲召入值南書房。成為南書房詞臣後，張照曾隨扈康熙皇帝玄燁到熱河避暑山莊，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蔣廷錫當時的寫生作品《畫赦漢千葉蓮》（本院藏，圖一）上就有張照與張廷玉、勵廷儀等詞臣的詩作，而君臣間的詩文唱和亦存於張照詩集。與皇帝的親近關係，也持續至雍正時期，在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任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身為皇帝近身詞臣，不難推想應有

不少機會得見內府豐富收藏，此個人經歷即是另一個得以師法古人的關鍵。

張照除與收藏家高氏為姻親外，其續娶妻沈氏則是康熙朝書法名家沈荃孫女。^{〔註五〕}張照也因此得到沈荃真蹟，而妻沈氏則由於家學，與張照時有關於書學的互動。^{〔註六〕}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註七〕}，張照原本順遂的官運急轉直下。雍正十三年六月因黔苗叛變，張照前往撫定。但因種種人事與權力的競爭，八月乾隆登基後，即將張照召還，並將他奪職下獄。經過近一年的獄中生活後，張照獲得乾隆的恩准而免死罪，並且得以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以後，就又以內閣學士身分於南書房活動，張照再度成為清帝近臣。

此後至其卒年的十年間，張照不僅經常觀覽內府收藏，也實際參與著乾隆初年的幾項重要文藝事業。其中，最重要的應是與莊親王允祿考察律呂正義，並曾兼領宮廷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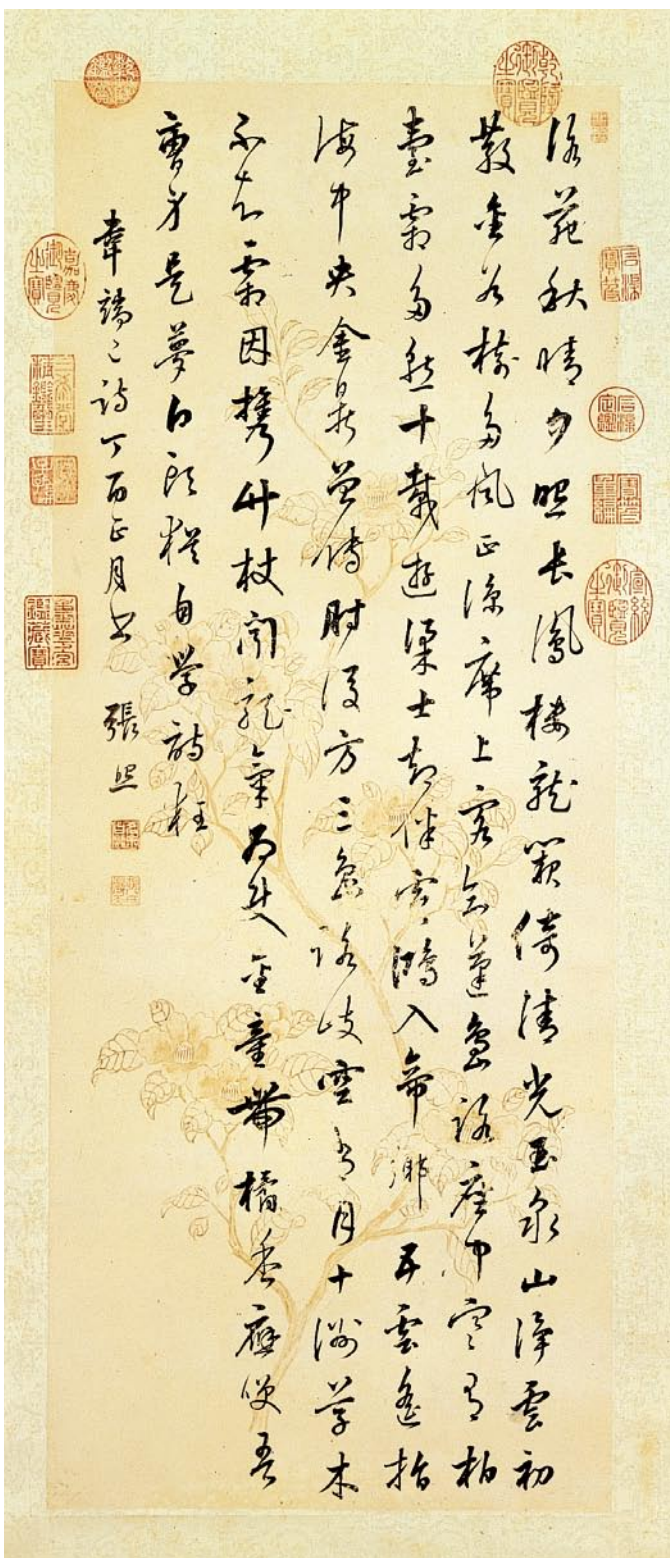
大規模整理宮廷雅樂，修編清宮大戲如院藏《勸善金科》、《昇平寶筏》。^{〔註七〕}另外，雖然根據記錄，張照亦曾參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編纂工作，但實際參與程度多少則仍待考究。

張照在乾隆朝中的活動時間不到十年，但是乾隆皇帝對於張照書風的喜愛，卻未因為張照辭世而減。在一件現藏本院的〈御製集張照春聯字成春帖子詞十七首〉卷中後幅，乾隆皇帝提到：「向愛張照書。凡屏展殿壁間長幀巨幅，多其奉敕書者，每見輒哀為卷帙收存。其所書宮庭楣牖春聯，因歲久更易新者。所司以其舊版呈閱，請毀之，余曰不可。：得字四百有奇，並於幾暇仿春帖子體，集成五七言詩十七首，裝池作巨卷，並命董邦達繪歲朝圖卷首，以誌屢端佳興。：甲申（一七六四）立春日。長春書屋御製。」（《石渠寶笈·續編》）乾隆帝珍愛張照書蹟，甚至利用舊損的春聯重新集張照字跡，藉之另作

春帖子詞，此舉不僅彙整張照書作，又加以帝王詩文創作再賦予舊書蹟新生命，堪稱帝王與詞臣深厚情誼的展現。

然而這樣的尊重在張照的正史記錄中則較為隱晦，此應與一段被忽視的歷史插曲有關。前已提到張照曾因撫巡滇黔所獲罪，表面上看來，這個罪名應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獲免死罪之後就應該告一段落，實則卻不然。原因出在張照過世十多年後，張照當年在獄中所寫的義憤詩句，卻再度呈送到乾隆皇帝面前。雖然根據《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三月辛巳朔，乾隆皇帝又一次顯示了恩情，諭免追罪張照。雖然沒有追罪，張照的形象卻仍大受影響。例如，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一統志》奏進初稿所錄松江府人物，當時的編輯者就自動將張照略去未記。反倒是乾隆皇帝三度顯示恩德，降旨下令將張照補入。

《清史稿》以《清國史館史館張照本傳》為底本，對



圖二 張照《書韋莊二詩》（1717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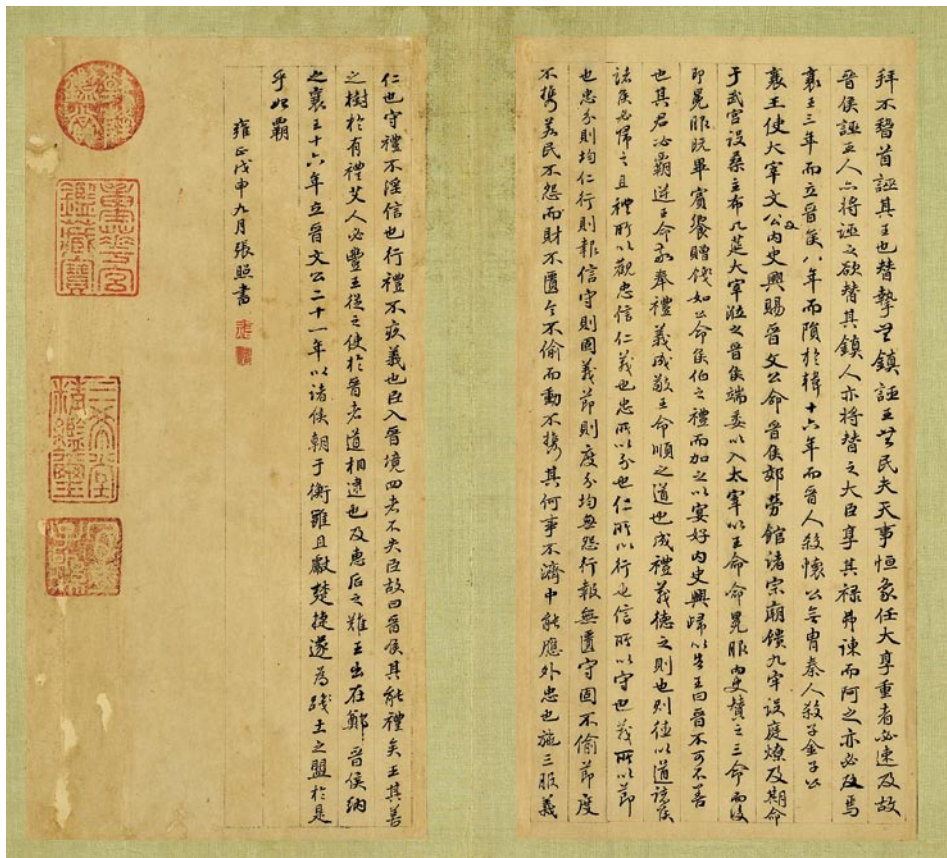
於張照的較為簡略。針對張照的藝術成就僅有「照敏於學，富文藻，尤工書」等字句交代，在傳記的最後才引用乾隆皇帝語句補充：「照雖不醇，而資學明敏，書法精工，為海內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風流不當泯沒也。」實際上，如果將時間還原回乾隆時期，對於乾隆帝而言，張照的書法

具有相當地位，甚至可以與董其昌相比擬，「香光書法，空前絕後，不謂有可與抗衡者。乃日侍左右之臣照，今雖逝，睹此冊，恍前席論文況。習字關董，自具精義。」。（《石渠寶笈·續編》）在乾隆的題字中，也不難想像，這位在乾隆十年即已過世的詞臣，一直扮演著乾隆書學導師的理想形

象。而這樣的深刻情誼，不僅潛藏在張照生平文獻的字裡行間，還可由張照書學脈絡中掌握一二。

張照書學

清代前期的董其昌書風風潮，在張照身上也顯露著值得重視的一面。張照的書學過程，是約十一、二歲時，



圖四 張照〈節書國語〉冊（172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最有功初學書人：與其過而棄之，毋寧過而存之。」（《天瓶齋書畫題跋》）由書蹟看，張照確實仍舊受到董其昌書風的影響深厚，捺筆多有

渾圓的收筆、提鉤也以細巧的筆鋒作提，與董其昌講究圓潤的楷書特質相呼應。（註八）張照因娶高士奇長孫女為妻，故有相當機會親見高家收藏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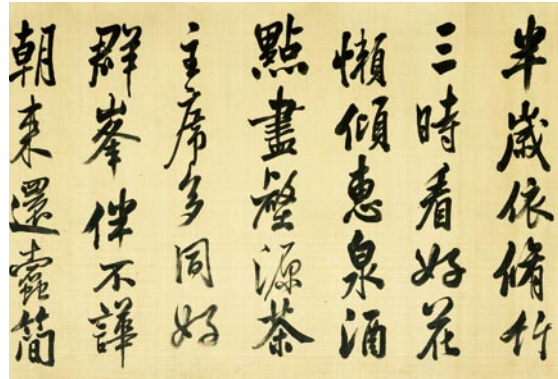
圖七 〈蔣廷錫張照書畫合璧〉冊（1737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董其昌楷書真蹟，更能夠研習董其昌楷法用筆，又勝過單以刻帖入手者。（註九）但若從本院藏〈節書國語〉冊（一七二八年，圖四）看，其節字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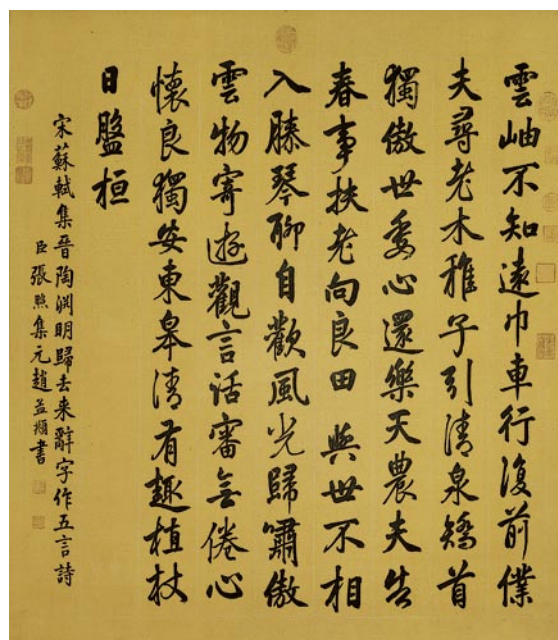
拜不習皆誣其王也替勢望鎮王宮民夫天事恒象任大享重者必速及故晉侯誣五人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福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使大宰文公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晉侯都勞館諸宗廟饗九宰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是大宰泓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由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饋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內史與端以生王曰晉不可不若也其君必霸道之命亦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禮儀法度必得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國義並則度分均無惡行報無遺守國不偷節度不傷美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動不傷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

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去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矣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老道相遠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羅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此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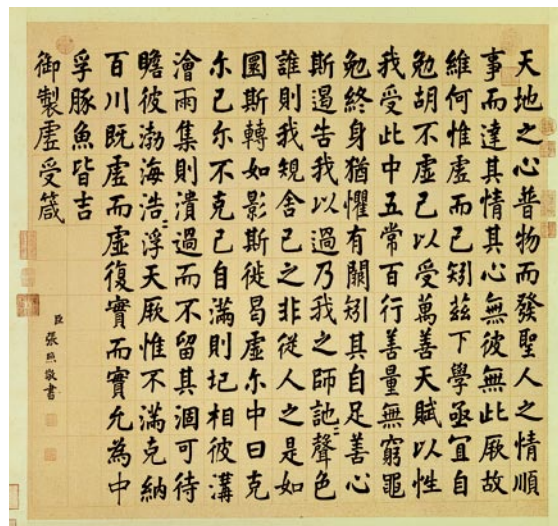
雍正戊申九月張照書 鹿



圖八 張照〈臨米芾詩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張照〈書蘇詩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張照〈御製虛受箴〉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扁橫，用筆也顯得更加渾圓、流暢，則與董其昌用筆習慣略有出入。這樣的特色，同見於〈臨黃庭經醴泉銘二帖〉（本院藏，圖五）的結體特質，很可能屬同一階段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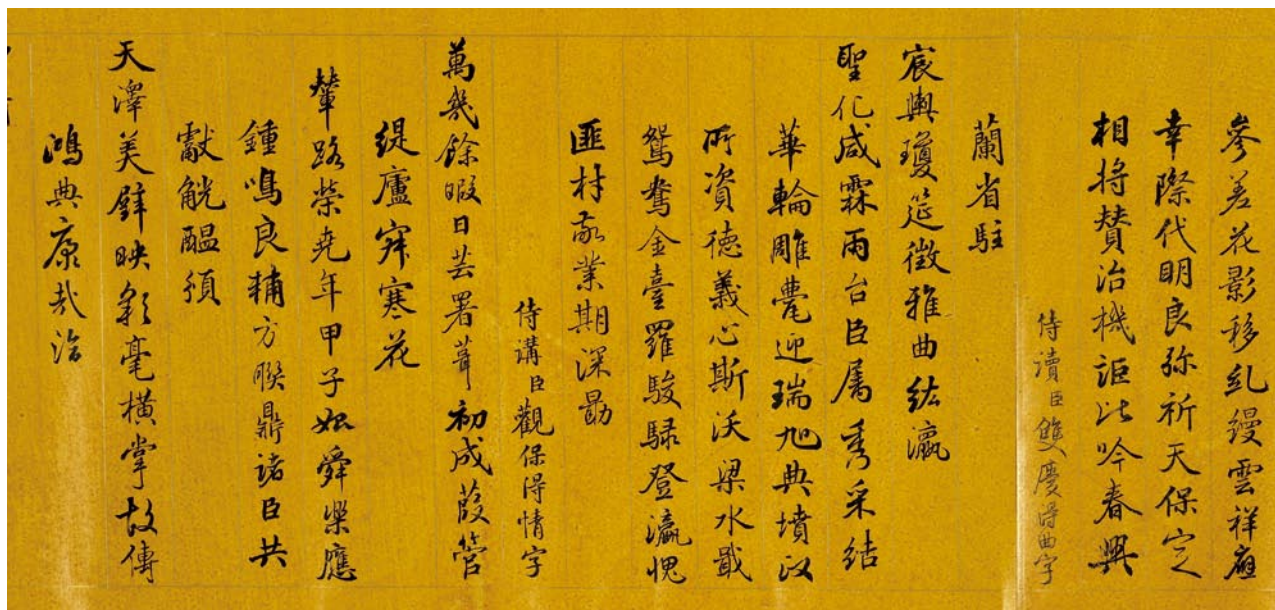
雖綜觀張照書蹟，大致仍有明顯的董其昌書風影響，卻也可見其變化董書的傾向。換言之，此一比董其昌書風渾圓而厚實的間架與用筆，就是張照本人書體特色之所在。而此一個人書風的成形，由張照後期書蹟可見更完整的表現。

獲乾隆皇帝赦免死罪後

再度進入宮廷的張照，於這十年不到的時間，卻結結實實地扮演著帝王「詞臣」的角色。從現藏本院的張照作品超過百件來看，他為宮廷所書寫的作品，應該都集中在這個階段。前已論及，乾隆透過張照所寫的舊春聯所集之字，就可超過四百多字，第二次還輯錄了三百多字；遑論張照正式臨寫的古人書蹟、抄錄的各式御製詩文、詞章。於本院清宮書法收藏中，即有數量可觀的張照

對聯作品。

此一階段除了董其昌以外，張照書法中顯示著更多的古人書風。〈臨趙孟頫千字文〉（本院藏，一七三六，圖六），款題乾隆元年正月四日，當時張照應在獄中。〈《得天居士集》〉實際上，張照在獄中至少半年以上，其間似乎仍舊得以臨書不斷，第二任妻子沈氏甚至還曾將書帖送到獄中補題（《天瓶齋書畫題跋》）。在獄中持續不斷的臨寫，對於張照書風轉變，應



圖十一 張照〈幸翰林分韻詩〉（1744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不可小覷的關鍵作用。從〈蔣廷錫張照書畫合璧〉冊（一七三七年，本院藏，圖七）見得這樣的書風轉變。張照此作書寫著各種花卉的詩文，並非臨摹前人書體，而是以較具個人特色的風格書寫。筆鋒出入的講究，有趙孟頫的痕跡，而在用筆上也加強了渾圓筆法的使用。整體觀之，這已非單純的董其昌，亦非用趙孟頫書風可以描繪。雖不能說張照有著並列前人的絕高位置，卻可以看到他的書體既有瀟灑結體、又有渾圓筆勢，以及深厚的用筆能力。就如同他自己的評語：「余書雖不逮古人遠甚，尚字中有筆耳。」^{〔註七〕}

張照對於各家的臨習，目前仍難清楚劃分階段。除晉人以外，唐、宋各名家書帖，張照多有臨寫，其中當然有不少中介董其昌的臨本。例如董其昌臨寫的〈柳公權度人經〉，據說張照就有持續不斷的臨寫。顏真卿的書法，也是經常臨寫的對象，他曾在雍正六年

（一七二八）說：「余所臨平原者多，無臨北海者」。^{〔註十二〕}

可能是董其昌個人的提倡，許多臨仿董其昌書者經常再上溯顏、米書風，此實屬常例，張照亦不例外。從現存作品中，就可見張照對於米芾書蹟的臨寫不少，如〈臨米芾詩帖卷〉（圖八）、〈臨米芾虎丘詩帖卷〉、〈臨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擬古詩軸〉等。透過這些言明臨寫米芾的作品，並加以對照臨寫其他古人的書蹟，不難發現張照的成熟期書風，已經流露出內化成個人書風面貌的米芾因子。〈書蘇詩軸〉（圖九）上，張照雖明白地寫著是「集元趙孟頫書」，卻在許多結字、用筆上表現出與米芾的關係匪淺。

張照對於顏真卿的臨寫，也有深厚基礎。在跋〈自臨爭座位帖〉時提到：「思翁云，宋四大家皆學顏，然惟爭座位一種耳。：自見〈祭姪文〉後乃知之，惜未得臨數百過也」〈《天瓶齋書畫題跋》〉其顏

天瓶齋書畫題跋》)。〈臨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圖十二)應該就是一個類似的奉敕臨寫作品。與米芾的四面用筆的效果比起來，張照這件作品的臨寫，實際上並沒有高度的相似，反倒是一種張照後期特有的渾圓風貌時時流露其間。

〈臨米芾秋夜詩〉

(一七三三，本院藏，圖十三)這件作品並非為皇帝而作，臨寫米芾的字體，卻顯得更有米芾的多面用筆，傾側、偃倒、迴轉等，各種筆的動作，在這件作品中有著更為忠

實原作的表現。〈擬古詩軸〉(圖十四)是另一種有趣的例子。張照似乎將米芾書風特質，轉化成更具渾厚、圓樸效果。

從這些差異，可約略觀察到張照為乾隆皇帝特別臨寫的作品，似乎有意局限於特定的書風範疇內：渾圓、厚實，講究姿態的均整等，有著穩定的控制力。例如在大尺幅的作品中，〈御製賦得波靜藻依魚軸〉、〈御製春夜偶成三首〉(圖十五)書風即較為規矩，符合均整、有筆力的作品。

另外，值得注意乾隆皇帝在張照死後，依舊維持著強烈的偏愛。特別將張照作品集字作詩，不過是其中的一點。可以想見當時宮中多處掛有張照詩作，許多原來是大立軸，後因損耗修整，重新裱裝為冊頁形式的作品不少，現存〈御製三無私賦〉(圖十六)即可為例。而在〈御製燕京雜詠〉作品後跋：「法書老翰正兼奇，舊集頻翻運筆為所作，自慙弗稱字，今差稱矣彼亡之」(圖十七)乾隆皇帝幾乎是把張照的書蹟，作為他個人臨書的參

閏年喜陽和月明三五後挑燈裁短句
 閒消清夜久敷書案前
 積冊紛左右緬懷古作者杜韓期尚友
 汲深苦經短與衍終莫剖
 壁之水在器量物隨所受惟在適我心
 豈計悅人口我思天地
 間孰非造化功冬春相代謝循環燴無窮
 一氣鼓大治萬彙形色
 同如皇建厥極頒令自法宮垂衣端拱理
 四海聲教通陰陽无愆
 期百昌乃告豐象魏布始和八表扇仁風
 此理非臆談權輿自鴻
 濛側聞斗有柄四時異所指仰首望斗垣
 又見向東徒乃知陽
 德普萬物資於此大哉行健心妙矣於穆理
 御製春夜偶成三首

臣 張照敬書

圖十五 張照〈御製春夜偶成三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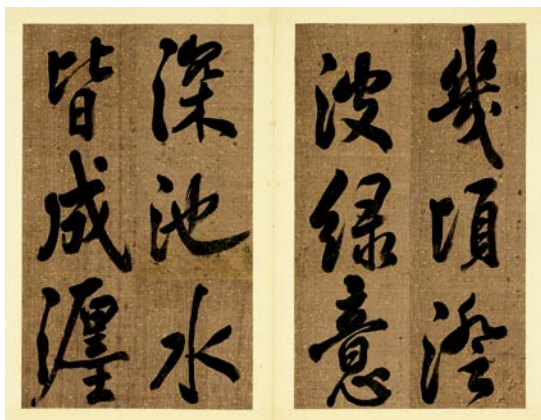


圖十八 張照〈畫扇梅花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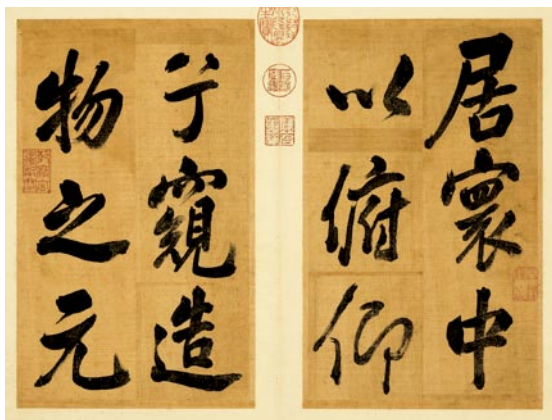
考指標，甚而有相較爭美的暗示。
前已提及《一統志》松江府人物傳中原並未收入張照，在乾隆皇帝下令補入後，張照的孫子張鑒特別上朝謝恩。「華亭人志沛新綸，來謝兼呈手跡真。日下卻思談往事，雲間哪可闕斯人。」（《石渠寶

笈·續編》，頁二一七七）當時入宮謝恩的張鑒，更呈上張照的書蹟、畫作，而今乾隆皇帝感懷張照，於是就在所呈的梅花冊即《畫扇梅花冊》（本院藏，圖十八）上提到：「篋書士孝要之道，幀詠梅花逸以神。鑒也勿忘勗家學，昌乎只恐怯前鄰」（《石渠寶笈·續編》）並還要求

當時的親王、文臣數人，在其後各開題詠。（註十二）
乾隆在二十一年即已欽定刊刻張照書帖，又於乾隆三十九年集張照舊的春聯字，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董誥題御製詩文，追念張照文采書風，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將張照補入《一統志》。似乎在乾隆



圖十七 張照〈御製燕京雜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張照〈御製三無私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注釋：

1. 本文所引張照生平據本院藏《清國史館史館張照本傳》6328號，並參考清前期詞臣群的研究成果，詳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241-258。透過張照詩文看其生平活動，見戴云，〈清代藝術家張照生平事跡考〉，《廣西社會科學》，2003:11，頁109-112。
2. 見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頁852。亦見《清國史館史館張照本傳》6328號。
3. 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前引書，頁869。
4. 這幾件作品，除〈董其昌書千文〉外，張照也未得長期收藏，先後轉手他人。張照，《得天居士集》（清道光線裝本）癸乙編，頁3。
5. 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前引書，頁870。
6. 沈氏曾要求張照摹書。見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前引書，頁866，868。
7. 關於張照的清宮大戲，參考馮明珠，〈勸善金科—一部院藏的清宮封箱大戲〉，《故宮文物月刊》，106（1992:1），頁82-89；馮明珠，〈昇平寶筏—一部清宮裡的猴子大戲〉，《故宮文物月刊》107（1992:2），頁30-41。
8. 現藏於廣東的董其昌〈樂毅論〉，實際上曾經過王鴻緒、高士奇的收藏。也應是張照有機會見到的真蹟，前並有清高宗臨寫書蹟；見《中國美術全集·清代書法》解說頁102。
9. 張照所藏〈董其昌楷書千文〉即是妻子高氏的嫁妝。另外也曾於康熙53年（1714），見到經過高家收藏的董其昌楷書唐宋詞卷真蹟。《天瓶齋書畫題跋》，前引書，頁857。
10. 見本院藏〈臨黃庭經醴泉銘二帖〉後張照自跋語。
11. 《天瓶齋書畫題跋》，前引書，頁855。張照此年後，因為得到董其昌臨寫的〈李北海書荊門行〉，才開始寫李邕。
12. 本件張照梅花作品現藏本院（故畫003238），共有十二開，上有永理、永王炎、和坤等題。
13. 關於雍正時期的張照書法作品，可輔以張照所上奏摺原件；另在嘉慶時期仍有分賜張照書帖的記錄，可為張照書風影響研究。此承馮明珠研究員不吝指點。
14. 本文為2003年傅申教授指導之清代書法課堂報告，藉此梳理並介紹部份院藏張照作品，望能引玉。現已有學者何碧琪考察張照書風與館閣體的關係，近期內將有更深入學術論著可為期待。

在位期間，張照書風以實際的作品，仍舊對乾隆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力，甚而有與之比美的企圖。

結語

針對張照的書風研究，上述內容僅能說是一開端。仍有許多資料有待增補，特別是在雍正時期的書風特質，可再利用其相關奏摺，以更明瞭其中實況。至於乾隆時期的書風，則因為數量龐大，實可進行各類書風、臨書等不同方向的探

究。

本文認為張照書風似乎會因宮廷創作與私人交遊等不同功能需求而有表現差別，值得後續配合其他書家作品持續關注。換言之，要進一步探討乾隆時期的詞臣書風，不論是書風表現、或是功能上的區別，應進行詞臣書風的全面探究，而不僅限於張照。至於乾隆朝的各階段差異，也值得多加注意。乾隆在位年達六十年，前十年的文化功業有《石渠寶笈》的編纂，接著十六年開始

第一次南巡，後又有金川戰功，各個不同階段的宮廷文化氣氛，都可能有不同的變化，自不便從單一個人即有論斷。

由乾隆皇帝從收集、珍藏、甚至重新編輯組合張照書蹟的態度看，這位清代帝王對於文化的興趣，實有許多需要注意的不同層次，他也確實是一位值得更多研究者以各種不同角度觀察的重要歷史人物。「乾隆學」若能如學者的呼籲開展，未來必能顯示更多成果。